



服部文庫
117
241
1



117
241
1



論語徵甲

日本 物茂卿 著

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
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
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
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
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
王之道弗明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
以六經為先王敝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
子之心矣迺敢然自取諸其心以為解者自輕愈而

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嘵嘵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况吾東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妄不自揣。敘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為論者。

迺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大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皆折衷於孔子。是之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迺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為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

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為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正義廼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為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為誰某

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替義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

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曾點之舞雩，如眎諸畫樊，遲則否，廼錄者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精譔者，其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可解者矣。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倮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

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為爾。何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倮處，其益豈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孔子未免身為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蓋本諸

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為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為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

者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為大夫亦為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宗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

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慊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迺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愠。謂心有所怫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

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怫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為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為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樂。亦可以為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為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為君子之事矣。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

不慍。迺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大氏孔
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
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
厭。樂則不倦。優游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
物信哉。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
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
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
明。朱子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

妄求爲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
可學而至。諸何况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
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
必效爲。宋儒非剪絲之花。則里婦效鬢西施。可謂陋
矣。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
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
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
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
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

論語集注
七
之人為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豈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為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哉。又如仁齋以誓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遠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邪。孔子奚學

為習。訓重習。亦為纏繞。學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為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

諸論卷中
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
我者而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
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不明白乎。愠訓
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
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愠。為所遇境有順逆
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
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為七十子不
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迺以教育英
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
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

小大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為人不知。為逆
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鶩湖之爭也。又如以人不知而
不愠。為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有所愠者。為其有所
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
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不為利名動言之。迺佛老
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
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孔子時議論如此。故人不知而不仕。其心有
所怫鬱。士子之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孔
子以此自處。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論語卷中
九
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化行。民俗和順。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為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有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有非吾之所使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乎。莫之能禦。故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

王之知其要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迺其理氣之說。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然漢儒之性。迺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之說。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深泥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氣。五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曷嘗有孝弟來。仁齋先生又以本為本根。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

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知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為仁。孰非仁。仁蓋統其大者。

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

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

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迺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

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辯。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迺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言令色為脅肩諂笑。

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皇侃本矣。下有有。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訾邢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

通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
接人之間孔門之教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
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黜舍豈以繫其生平乎
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
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
曰傳惡穿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
之於己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
弟子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
可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
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

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
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
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竊疑
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
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
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
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乘
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金之

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方百里出千乘為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故斤斤求合其數。皆不通之論也。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也。自謂無為。以余

觀之。亦病耳。

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

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木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

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臣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致

論語集注
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奠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

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尊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

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
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俞弗於一堂
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
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此之由焉學則不固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
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
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
矣大非孔子之意也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
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
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

徒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乃徒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
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
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
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
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己焉古之道也主如主
文譎諫之主辟諸主實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
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
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
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

論語集注
九
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一通。勃窣理窟。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

論語後
心子諒即慈良而每剿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
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
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
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
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
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
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
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

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凶故人不
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
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
者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
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
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
自以為道者是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
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
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
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

年而後卽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止論其它。如後世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

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且孝之爲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禮之用。和爲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爲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爲是。祇識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爲貴者。先王之道。以

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為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

斯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為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為樂。程子范氏據以為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為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為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界之義耳。禮之為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

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

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媮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

論語集注
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
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
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
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為六
行之一鄭註為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
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
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
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
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

人為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
愈筆解亦鑿

人或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為先王之義矣古
人處事必援占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其具
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
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豈
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
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
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

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之人當爾學而
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
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
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
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
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
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
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
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

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
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
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
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
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
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
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
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
則知此章之義為爾。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
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

論語集注
三五
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註，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

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

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
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不患人之不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為己任也
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亡害
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
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迺負其
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
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
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
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

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
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
是乎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為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為政以德謂用有
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
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
不可從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
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
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
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

之謂也。范氏所守者至簡，為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主一無適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選於衆舉皋陶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參諸股肱良哉！元首叢脞哉！則古義明矣。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字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

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司馬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亦唯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思無邪。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矣。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

諸言節
三
為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字之義乎？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駭，牝三千之盛已。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乃至以毋不敬蔽禮，以時蔽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

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夫古之取諸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龔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蔽作弊。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恥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齊之焉。先王

言言自甲
三九
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
若己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
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益徒用政刑者其意在
急治民使不為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
道是為尚焉學者思諸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
子訓至為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
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有苗格皆有
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免而無恥免者謂免
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幸而免皆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

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槩言之耳蓋男子
二八而精通有為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
為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其無志者
亦衆矣迺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志者其心所專
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三十而受
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
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四十曰強仕出謀發
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為所惑亂也
五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

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六十而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為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為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為然。亦可以窺聖人焉。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為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為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

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為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為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

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歇後語。故難人哉。夫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為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為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為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註為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

時時發見耳。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為是。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色難。朱註引戴記。為勝。包咸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為是。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埃油然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顏子雖穎悟。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

乎。故稱其穎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為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為不穩。孔安國以為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為穩當。何則？私為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皋陶，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發如憤悱，啟發之發，謂其足以啟發二三子也。朱子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

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古註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其証。朱子訓為豈有是哉，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

論語後甲
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己所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貉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

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用心哉。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皇侃引溫燔。又見中庸。鄭玄註。溫讀如燔。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溫也。猶若溫燔故食也。是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燔古字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繹言之。朱子仍之。可謂粗鹵已。故者。邢疏曰。舊所學得。朱子曰。舊所聞。是

皆據字義解。非也。如國之故。天下之故。幽明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先世所傳。卽我所學。則邢朱如無害。然不知古言而以字解之。推諸它書。有所不通。學者察諸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爲人師也。

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朱註因之。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

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不器見于此。大氏學以成器。器以性殊。故喻以切磋琢磨。故用人之道。器使之。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者。君與卿也。譬諸良醫。用藥。良匠用椎鑿。藥與椎鑿者。器也。鑿匠者。君子也。故知包咸所謂無所不施者。非矣。究其說。必至於不用器而自用。而極焉。元首叢脞哉。職是之由。宋儒乃曰。孟子唯可以爲賓師。孔子則無不可也。妄哉言。

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爲己任。在行之而已。故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行之艱。豈易言之哉。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本諸魯語。又書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皆古言也。朱子既以普徧解之。又云。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蓋周訓普徧者。一義。訓親者。一義。可謂支矣。蓋親厚之道。勢難普徧。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庶足以無比黨之私。已古之道也。朱子又謂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是誠然。然亦未已。蓋君子者。在上之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己。故私。若不求諸安民之道。忠信之義。而一意欲普徧。

其弊必至於鄉原。一意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而極焉。不可不察。

學而不思則罔。罔。誣也。皇疏一通有之。蓋學而不思。則不知其義。必至於非禮為禮。非義為義。上誣先聖。下罔時人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多見闕殆之殆。精思之至。雖有所得。苟不由先王之道。迷而頻復。時冒榛棘。不能坦然。由之無疑也。包咸罔然無所得。何晏徒使人疲殆。皆非古言。

攻乎異端。古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異端。雖無明解。與善道對言。故正義曰。

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朱子因之。旁及佛老。然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且攻治也。本諸周禮。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故攻字可用。諸學者不可用。諸道藝。故治六經。古無是言。況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之理哉。蓋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私。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誠之。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猶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據序文。非何氏私書。孫邕鄭冲

曹義荀顛何晏署名。則必奉魏帝勅而作者。如唐正義明大全耳。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也。已。如可謂好學也。已。明祖解已為止。此方學者。復有解已為甚者。皆可謂誤矣。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知人之方也。蓋門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解。遂鑿耳。此章之言。與答仲弓舉爾所知正相發矣。古來註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夫以不知為知者。不知之失也。苟使其人知。豈有此病乎。且不知為不知。止而不求知。則學問之道廢矣。且子路非好知之人也。

孔子豈然乎。且知人者政事之所急。故強求知其所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弓於子路以此告之耳。後世儒者與孔門諸子學問自別。故動求諸己。且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皇侃本作不知之為不知。
祿在其中。餽在其中。直在其中。仁在其中。皆謂為此而得彼也。樂亦在其中。謂此彼皆有也。學干祿者。學干祿之道也。與請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以慎言行也。見見君子之所行。聞聞君子之所言。疑與殆以已言之。非謂所見聞君子之言行未善也。闕云者。姑闕

之而歎己心之信焉。安焉。不取諸先王之道而取諸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己心之所疑殆尚且闕之。慎之至也。言行無玷得祿之道也。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無恆產。以何能存。故學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豈不知世俗干祿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問君子亦有干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孔子所答。干祿之道也。它如聞斯行之。則非干祿之道矣。可以見已。宋儒之學。遠於人情。故曰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

論語卷中
果其說之是乎。則孔子當答以君子知命矣。孔子迺以此答之。故知君子亦有干祿之道也。道之不遠於人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之病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不知。迺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舉直錯諸枉。諸之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

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矣。故它日語樊遲。而曰。能使枉者直。直謂材之良者。故喻諸善也。仁也。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包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言舉而不言錯。可見錯非廢置之義。已故充色成。朱子之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也。其與先王孔子之道。何啻霄壤哉。又按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舉錯一義。正如此章。可以徵諸。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多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為也。孔子子產。何以獲誚。按代醉編。載孫繼和之說。亦同予意。祇未知積材之道為喻耳。又如大居敬而貴窮理。居敬固孔子語。仲弓者。然以此為窮理之本。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

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道為規矩準繩也。雖良匠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

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民不屬諸君。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道也。故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孝慈春風之行也。語哀公舉直。

而已矣。語季康子舉善而教不能益詳矣。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矣。張敬夫廼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為我所當為，亦終輟耳。輟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子奚不為政？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也。皆

不知古言。我死子為政，謂秉柄於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為司空時邪？為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蓋聖人施為，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在，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答之。孝乎惟孝四字句，包咸曰：美大孝之辭。

為得之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朱註解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古註所行有政道。可謂強為之解。已。君陳代周公為政於成周。孔子引此。極當。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

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也。豈不切乎。言而無信。則人不信我。人不信我。則我

言安能行哉。事之行亦然。道之行亦然。教之道亦然。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七十子。不埃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聒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輓軌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軌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卽時車。但轅頭安軌。與今異也。卽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軌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軌猶如此也。

註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也。疏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住於衡。名此曲者為軌也。所以頭拘此衡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軌著此衡。此衡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軌，使牽之不脫也。猶卽時龍旂車，轅端為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軌，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不必爾。蓋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王者易姓

受命為一代，父子相受為一世。孔子之意，蓋謂王者受命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為。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註：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是前二
可知。與後可知。不同其義。可謂謬矣。且果其說之是
乎。則秦漢以後。不與三代同。何孔子之言不驗邪。且
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
已。且其意謂聖人損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宜之。而不
知一代禮樂維持數百年之後也。中庸曰。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不然。何以在其為聖人乎。
非其鬼而祭之。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審其為
何人也。其義則與答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有所為而

言之

論語徵甲

論語徵乙

日本 物茂卿 著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春秋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公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
 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
 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
 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何休杜預皆謂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服虔蓋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誤為二佾也。何杜以為舞勢宜方。是或然矣。且天子六十四人。則大夫三十二人。為太過矣。況士豈能辨

十六人乎。故何杜於理為優。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恐傳譌也。左傳尸子為可據。已。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由此觀之。他公僭用。而季氏遂僭之也。但明堂位無文。王則杜預亦誤矣。於庭。古來無解。邢曷以為家廟之庭。殊為不通。竊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天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迺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子之樂也。後世有舞臺。或昉於是邪。是誠臆說。別無

論語卷之七
所據然於庭二字非此不通。姑錄以俟後君子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邢昺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集註范氏因之，是於忍字之義為得之。然非聖人之言矣。小人唆人激變者，其言率如此，不可從也。謝氏曰：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是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而與楊氏之徒爭仁內外，故引不忍人之心以為仁之端。遂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言，以忍為美德，而未有以不忍為貴者矣。求諸理，聖人亦有不忍之心，而聖人之思深遠焉。故未有以不忍為教者矣。蓋其究必

成婦人之仁故也。小不忍，亂大謀。此先王之法言。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知非孔子之言矣。且責季氏以心術，豈不妄哉？此章之義，蓋為昭公發之。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云爾。季氏之僭，不啻一世。從前魯君所忍，是尚可忍也。僭之大者，尚可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為心，季氏之僭可正，而魯可治焉。聖人之言，皆有作用。宋儒廼以理以心而已矣，不可不察。

三家者，者字語助，無意義。如三子者之者，古者歌詩皆有所取於其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焉。

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取焉。孔子不斥其非禮。但以詩言之。若訝之者。然所以開喻也。集註廼曰。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且無知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豈可引於此乎。相儼相也。訓助者。字義耳。其實相自相助。不可混矣。辟公。王肅以為國君諸公。為是。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書惟辟玉食。豈卿士之謂乎。邢昺疏。毛萇以為諸侯。及二王之後。然毛傳無之。可謂妄矣。曲禮。天子穆穆。爾雅。穆穆美也。穆穆蓋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辟公。為之儼相。則天子廼若無所為者。唯見其穆穆然美。

已。是雍詩之義也。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弇州先生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

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宸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茂卿曰。大氏後儒謂禮萬世不易者。是其心有自以為禮者。故妄意成王伯禽皆非矣。夫禮為一代之典。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

伯禽非禮歟。則孰為禮。豈不肆乎。故孔子所謂非禮者。謂其後也。

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為之用。故曰如禮何。如樂何。此以在上之人言之也。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皆不知聖人之道為先王之道也。不知此章之言為在上者發之也。仁齋先生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樂乎。此不知禮樂者之言已。

前言後
五
辟諸搏埴作器。雖器皆埴也。先王作禮樂以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不仁之人不能用禮樂也。

孔子太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者小。故徒以禮為美。觀林放獨能疑禮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其所見者大。孔子所以嘆也。朱註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是不得大哉之解。以全體言之。理學者流哉。又其言曰：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云云。殊不知禮之有繁文。乃其所以物為之制。曲為之防。豈可以為非乎。大氏後儒迫急之見。未免直情徑行。戎狄之

道貴質賤文。亦本諸二精粗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為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它如忠信為禮之本。以人學禮言之。如恭敬以行禮之心。言如上章人而不仁。以在上之人言之。至於此章。則以人所行之禮言之。奢謂其心以禮為美觀。務求備其財物。而不知侈其用也。儉謂其心在節財用。而不知物不稱其義也。易去聲。包咸曰：和易也。非矣。朱註訓治得之。但其說曰：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非矣。蓋謂富貴之家助喪。

詩言卷六
六
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用不乏。一切治辦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屢。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遂解儉為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為儉。遂引禮運汗尊抔飲為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財用乎。戚易與奢儉對。豈徒以節文言之哉。夫禮以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取儉戚者。而非儉戚為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為之進退。古之道為爾。如今也。純儉。吾從衆。豈不然乎。檀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

稱家之有也。子游曰：有也，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也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是皆言君子行禮，視財物與世進退之，有時乎取儉與戚也。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

器曰：故天不生地，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皆言先王制禮時，亦已視財物之所出，定其度數也。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言先王之制禮，求以安民也。仁者愛物，謂其節用而不傷民也。今林放苟知君子有時乎取儉與戚而思以求之，則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意在仁焉。是所謂本也。是林放問本之所以為大也。宋儒昧乎字義而不知道，乃以文質釋之，謬之大者也。遂至或謂

論語卷之七
孔子欲損周之文以就夏殷之質。殊不知奢儉皆謂同行斯禮。而其所以用財不同。已豈有文質之異哉。且林放豈與顏子同科。而足以語制作之意哉。可謂妄已。又仁齋先生以禮貴得中。非聖人之意。蓋禮所以教中也。禮者先王所立以為極也。所以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是乃以聖人所立禮為中也。非使人以己意取夫中也。世多欲以己意求夫中。則仁齋先生言之者是矣。然儉自用財之道。不與中相關。而乃以儉與中對論者。非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無也。諸夏諸侯之

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乎。猶亡之然。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為勝之矣。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語。不可從也。

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玄註。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章古註以為譏僭。朱子因之。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為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爵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爲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

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眇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爲絢兮何註以爲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爲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眇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

本謂禮而孔子引繪事為迂。且詩之義本謂禮而子夏曰禮後乎。豈足為起予乎。朱註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註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合。但鄭玄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義為迂矣。朱註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

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績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皆爾。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義也。起予。朱註盡之。蓋聖人好學之篤。與羣弟子相答問。其意每

謂藉此以廣己之意智。迺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未矣。

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二。推知其餘。如眎諸掌。而讓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義而已哉。然無徵則民不信。

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裸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

觀在灌而不在薦重故也。豕傳曰：大觀在上，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言所觀在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然。此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禘所以享帝也。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此其所以特言禘歟。何註以來，以魯郊禘非禮為說，不知何以知其為魯邪。以非禮而不欲觀，則灌以前何擇也。又如朱註以誠意未散，浸以懈怠解之大失其義矣。夫灌而易能乎，則易何以言觀盥而不薦乎。且所謂禘者，禘嘗之禘邪。王者大祭之禘

邪。何以必以非禮解之，可謂不通已。皇侃曰：先儒舊論灌法不同。案鄭二註，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註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孔子適周，禮皆殘缺，不可得而考也。吾舍魯何適矣。周禮盡在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世，惠公請郊廟，遂祀羣公，皆用天子禮樂。是天子禮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屬諸魯而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衰矣。郊

禮記卷之七
十一
祀天配后稷而不祀周公。天與后稷，非魯所得祀。則
昉乎惠公之請者審矣。後世之禘，又非伯禽時之禘。
故曰非禮。弇州先生以郊禘為皆非後世之僭，而謂
晉文、雒伯而有崇勳，襄孱王而卻請隧，魯弱國而未
聞以僭禮樂討，且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其
言雖辨，孔子既曰非禮，則其非昉伯禽者審矣。且家
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亦不深考已。
夫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既為非常之典，則後世郊禘
之非禮，亦得藉口。齊晉之不以僭討者，周公之餘威
也。

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此
據程子之說，而以成王伯禽為非禮。按明堂位：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祀周公用禘禮也。不
曰禘周公，而曰以禘禮祀周公，則非禘者審矣。豈所
謂天子禮樂者禘禮歟。抑將所謂天子禮樂者，不必
禘禮，而用禘禮者後世之僭歟。是未可知矣。意必因
得用禘禮而遂禘焉耳。呂覽：惠公所請郊廟之禮者，
廟蓋謂禘歟。要之孔子所謂魯郊禘者，以當時言之，
而非伯禽之舊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古註。

論語卷之
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不知示之為眎也。其
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禘之說。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仁齋先生曰。治
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是一端耳。夫禘禮弗傳。故後
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大氏古聖人之道。奉天道
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
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
孔子之言以證之。如色斯舉矣。章也。大氏後儒深泥

論語為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或
記孔子言行。或記詩書之義。故其例不同者如此也。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本諸孔安國。然
祭豈必先祖乎。神豈必外神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
已。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
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鬼神尚矣。仁齋先生曰。
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大氏
後之賢者。其所見不勝阮瞻而上之。悲哉。剖樹以求
花於其中。烏能見之。謂之無花可乎哉。易曰。知鬼神
之情狀。是聖人之事也。後世儒者皆理學。烏能知之。

又按。不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禮則否。雖親亦神之。雖妻亦拜之。可以見已後儒昧乎禮而不知此義。故文公作家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文獻通考載天寶詔宗廟祭引祭神如在。可見古來註家亦有不若孔安國說者矣。孔安國與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天以喻君。而無五祀之說。觀於無所禱也。則朱註為優。朱註五祀之禮。據鄭玄月令註。又王孫賈意。與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也。厲豈可謂之遜乎。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

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乃曰。天即理也。仁齋先生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非不美矣。然皆以已心言之。以知天自負。豈不倨乎。集註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按鄭玄月令註。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竈在廟門外之東。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設主於門左。樞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輶上。是也。其主。鄭註周禮以菩芻棘柏為之。菩音員。按字書。菩陽宮。漢書作萑陽宮。迺音員之誤。鄭註聘禮。禮畢

乘車轆之而遂行。迺知其主皆權時設之。祀畢弃之。非若宗廟之主也。

周監於二代。孔安國曰。監視也。皇侃邢昺疏。以比視。迴視解之。以余觀之。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為監戒。曲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仁齋先生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可謂不知而強為之解者已。林放問禮本。何以知其

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知其為朝廷之禮。本。文所無。取諸臆。豈不妄乎。禮有財物。奢儉皆以用財言之。豈文質之謂乎。季氏旅泰山。可謂非朝廷之禮哉。而孔子引林放。豈非惡其奢邪。夫朝廷之禮。其用財物。豈不廣乎。朝廷而不貴儉。豈聖人之心哉。麻冕。豈不用諸朝廷哉。且聖人之道。文也。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皆以其時也。當夏殷之時。豈有意於為質乎。自後觀之。而後以周為文耳。文即中也。非比並文質而取其中也。且以周為文者。非就殷之質而加之以為文也。且道以當為貴者。出

於何典。是朱子以當然之理訓道之見也。孰謂仁爾
先生知道也。又曰。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朝
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夫禮豈事之論
哉。其人不知禮。故輕視禮爾。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至。是孔門之教也。不然。子思何謂憲章文武。大氏後
儒動輒曰。萬世不易之禮。斯見銅其胸中耳。仁齋嘗
謂宋儒死定。豈非操戈入其室邪。此章之言。孔子自
言制作之意。當其時。俾孔子制作。則從周者獨多也。
亦如答顏子為邦之問焉。
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也。孔

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是解禮意。已朱註
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孔子以口
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孔子曰。是禮也。豈不較
然著明乎哉。而猶云云者。迺不信孔子之言。而信或
人之言也。悲哉。

鄒人之子。輕孔子之辭。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顏
氏之子。皆指少年言之。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
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
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

言言卷之
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
力伎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
曰一曰和容衍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
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
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
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
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
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此馬融所本力伎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
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鄭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
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
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之為力，攸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臣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

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札，豈不誤乎？又如楊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况於上古禮射乎？可悲哉。

先王之禮。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

論語後乙
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去羊則禮不可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且孔子求禮也艱。故愛之。且禮者體也。道之體也。禮亡則道隨亡。豈不惜乎。仁齋先生解曰。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此其人尊孟子過於孔子。蓋嫌此章之義似碍宣王以羊易牛之說。故為此言耳。殊不知孔子惜周禮之垂亡。孟子廼在禮亡之世。誘宣王以仁政。所主不同。有何窒碍也。且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

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之哉。且子貢之愛羊。豈憐其無罪就死地乎。亦惜費耳。孔子欲不廢羊而已。則欲易以豕。果何心乎。告朔之餼羊。僖三十三年左傳。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哀二十四年左傳。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聘禮註及論語。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告朔。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

而朝僖公五年。左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杜註。視朔。親告朔也。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

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

以特羊。合而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亦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為禘廟。何休以為太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為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即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為禘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告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別矣。又按文

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據公羊之文焉又皇侃曰鄭註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為魯發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臣之禮與三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時之書以為無禮者未必皆為無禮且孔子未嘗事它國唯魯衛則為魯發者審矣仁齋先生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

本。譏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教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其書至此益知其操心之僻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抵山林之士名見於王侯之前廟堂之禮百官之儀皆其平生所不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矜而言激是亡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濶武徐步則訶之初

而偃中而僂卒而膝行。不敢仰眎。俯伏不敢興。是世俗之禮也。蓋先王之知其卒必至如此。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玉鏘如者。不欲若是其遽也。拜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欲若是其卑也。是豈翹為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眎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故先王之思淵矣哉。士之見大人。不能不見其巍巍然也。是以制此優游不迫之禮。使進退以之。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其巍巍然者。既以此為禮。君亦不尤其似乎慢焉。至矣哉。如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

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孔子見南子。南子拜。非以客禮也。雖臣亦然。又如聘禮。大夫使鄰國。其君迎于門。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以內外已。君揖入。每門。每曲。揖入。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其所以異於國君者。君一。臣二已。升堂。君受玉。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豈不然乎。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齋之言者。及秦并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所定以為

論語卷之七
三十一
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耳。後世不改。一沿其制。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為忠臣也。何者。喜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為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為無禮者。幾希矣。仁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為其不知禮故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予故知此章之言。孔子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

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然施之。必由君始焉。但以易簡易欺言之。補弊之言耳。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註。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

論語後乙
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是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言之，樂而不淫，尚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字，可見其謬已。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絲聲哀，竹聲濫。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為之歌，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以聲言之，可以見已。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

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註之不可易如此。哀公問社於宰我，邢昺疏：張包固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皇侃疏亦曰：鄭註論語為問主。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為是。使民戰栗，敬也。是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用栗，其義不傳。若以意為之解，穿鑿傳會，所由興也。故孔子不取爾。孔安國本作社，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朱子曰：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

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責之。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爲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是仁齋意。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宜之說。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采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之附會哉。夫周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數百載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歲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使孔子聞之。豈不以責宰我者責之邪。旁考

它書有粉榆社。櫟社。而不必皆松柏與栗。則社主通於天下者非矣。且社豈有主哉。祀天於郊。圓丘地於方澤。名山大川與社。櫟皆類焉耳。其無主者審矣。且松柏栗之爲社。無徵也。練主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

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夫管仲以

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戈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揚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為大。咀宋儒糟魄者。皆能勝管仲而上之哉。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是論經奪席者之言。可謂能言此章之義。而縱橫無敵已。其不鮮孔子之言。亦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可謂不知字義已。大氏詩學不傳矣。後儒之不知微言也。三歸未詳何謂。說苑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

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三歸之為臺。審矣。至於所以名三歸之義者。或以左右中立。或引算法。皆鑿矣。包咸謂娶三姓。而引婦人謂嫁為歸。最非矣。按晏子春秋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

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昏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是三歸。桓公之所賜也。以澤及子孫。及致車一乘。觀之。豈如後世封戶之制。歟。得食其入。而不封戶。則不得侵其民也。古者食采邑。亦得食其入。而車乘供公家之賦。其併車乘之賦。歸諸私家。賞之厚者也。其制盖有三歸焉。而管仲以此造臺邪。然至於

三歸之名。則終未可知。已反坫。鄭玄曰。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皇侃曰。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又曰。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東西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為楹。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之圭。奠于上焉。孔

穎達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邢疏因之。然但釋鄭註在兩楹之間耳。其實鄉飲酒禮。燕禮皆無反坫之文。士冠禮曰。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曰。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士喪禮曰。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曰。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爾雅曰。坫謂之坫。郭註在堂隅。坫端。疏曰。坫者堂角也。說文曰。坫屏也。坫垣也。汲冢周書作雒解。

曰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鼂註。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升庵外集引此作回阿。而曰此外向之坫也。合而觀之。蓋坫在堂角。其制如屏垣。其上可厝物。貴賤之室皆有之。唯反坫為天子廟飾已。所以謂之反坫者。豈其制外向。有異於群下之坫歟。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則雖廟飾亦屏類已。可移而撤之。為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撤之。若後世所傳之坫。則托子類。其物極小。豈可謂之廟飾乎。陳祥道禮書謂此反爵坫也。此度食坫也。此堂隅坫也者。誤矣。

樂其可知也。樂至難知。然伶人為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古註五音始奏。翕如盛也。莫以尚焉。蓋九樂之初起也。貴盛不盛不繼。猶如詩之起句邪。然必俟放縱之然後和。和則若一。謂之純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朱註因之。仁齋先生曰。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也。殊不知翕純皦繹皆語樂之物也。如二家之說。不善樂者亦爾。且五音六律之具。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皦如也。古註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焉。仁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

妄哉。豈有五音六律並奏者乎。以成古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註成樂之一終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節皆爾。豈得謂若是而一成乎。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拘道路為義。朱註後說為是。儀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萬世師。蓋孔子取之。故錄以當得位為解。非矣。

韶盡善。武未盡善。孔安國以來。以受禪征伐。分其優劣。而美善無明解。朱子據邢昺。以美為聲。及舞之美。

善為美之實。果其言之是乎。武為實不足而外飾聲容之美也。且所謂美之實者。將何以見之。其說以揖遜放伐言之。則不關樂。但就舜武行事斷之也。且不及夏。漢而止。舉韶武亦何意也。且揖遜獨為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為未盡善。則何遺。漢也要之後世儒者不識聖人與道。忽見孟子性之身之等言。妄生優劣。轉以解此章者已。夫善美皆謂樂。何關舜武行事哉。蓋美誠聲容之美。然亦德之美矣。微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哉。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泱泱淵淵熙熙乎以盛。洋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

以其大者言之也。善歌。善舞。善琴。善笛。皆以善言之。善豈外聲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聖人之作樂。豈躬自作之。亦必有后夔之倫為之輔。古今人才之盛。唯虞與周。故四代之樂。韶武獨盡美焉。耳。至於武之未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后夔也。樂記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不曰仁者仁至矣。不仁至矣。苟不仁邪。尚何須觀也。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禮以敬為本。

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有仁厚之俗為美窘哉苟能居仁衆美皆臻故

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佚樂故曰樂不仁者志在己之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十一
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強求之。朱註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諸。

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

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

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

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衆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之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

卽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卽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爲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爲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於爲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尚諸子以名之，爲人君止於仁，是在上

之德也。君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煩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與此章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可成。此其所以

論語集注
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為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

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為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為勝，其為仁矣。言其必能為仁也。不則其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為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為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

易故曰其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為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為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嫉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羣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可以知國君

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恕。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且仁人豈必嫉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從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

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伎。

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

詩言卷之
字
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興連義述
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
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
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
親疎為解者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
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
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
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輩皆睹它古
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
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

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
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
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
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焉是此
章之意也大臣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
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
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
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
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
老爭義之有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

去就之道耳。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也。孔安國。懷訓安。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上之。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唯。女俞。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卽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爲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抵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卽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卽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卽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

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卽真如無明。理氣卽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卽法身應身。聖賢卽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卽成住壞空。持敬卽坐禪。知行卽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以其有詳畧。而爲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爲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

論語集注
四
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己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

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緼仁緼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卽緼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緼之喻以一理為緼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

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己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亦在與人交之間。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

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己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

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漸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張儀蘇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為得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復出而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復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復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

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不可

論語集注 卷之四
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惜悱啟發。可以見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論語徵乙

